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九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君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

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伺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累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

可作兵書

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强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

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誅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

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
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
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
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出兵無功諸侯
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
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
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
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
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
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

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　陳豨、王黃等反

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豨所
註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
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
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
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
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
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
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偏
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
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

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

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

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城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　吳漢討公孫述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得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非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

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刧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令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將皆曰。諾

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兵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井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

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　張繡之追曹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勝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軍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也詡言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

劉裕在洛陽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杖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

國家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覩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

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釁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撅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說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皋濟河南侵彭沛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言於魏主曰今玆巳已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非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于前。浩詰淵辯曰

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
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
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
猶然其占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
也願陛下勿疑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國方
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疆
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
南寇況南非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
亦不能守也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
以良將精兵數萬尚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

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鬬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魏主發平城，至漢南，舍輜重，帥輕騎，擊柔然，至栗水，柔然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魏主循栗水西行，分軍搜討，俘斬甚衆，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

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爲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既而得降人言可汗聞魏兵至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

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以郭威爲四面軍前招慰安撫使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輙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在麾下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旣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

以恩收恩勢一奇也

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長效歹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乃發諸州民夫使白文珂等帥之刻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斟

宋理宗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

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之卒寡財匱食竭臣恐非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絶紛紛之說皆不聽

秦將雷惡地、率衆降姚萇、萇拜爲鎭軍府軍、魏褐飛自稱衝天王、率氐胡攻後秦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叛應之、攻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猝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

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非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成於營處一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成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鬬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萬衆

料人

唐德宗以河中爲憂、李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

討賊

元帝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王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伯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

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日之儲、三軍有絶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期、而申侯懇其老、况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恐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

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因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濬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

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禍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冦乎當五伯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搆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係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竊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栁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

蓋一日縱敵終巳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爲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覩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衂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

憲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民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　溫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

吳評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

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溢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徇難哀恨自咎五精摧殞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摧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

所屬屯濵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隷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啑血涕泣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内饑乏之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

覦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强胡外
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内之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
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
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惟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
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

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帥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
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夫
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
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
言于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
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
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
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
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

瀝肝嘗膽
金石可開

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士人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于此荆楚西逼强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合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晋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成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恐見骨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厲遂帥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騎萬餘來攻不下

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晩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内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

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

故吏二千石臺郎御使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保錄尚書遣閒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

郗鑒聞祖約蘇峻反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

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
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
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
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
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
桓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
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
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
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
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

欲誅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鎭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絶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部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

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家先帝厚顧荷託任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鎭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蘇逸等走吳與鑒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

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鬬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

御送行

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

振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淯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娖部伍。乃

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耆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太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兀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獻於行在。斬之　宋仁宗以元昊勢

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一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議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向恩

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利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强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懈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

中外不寬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
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
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
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分
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
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詔分領之
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
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
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
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

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

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不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

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即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高宗時扈從統制苗傅劉

正彥劫帝傳位於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臨朝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下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上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旨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

寓書於浚浚以順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鎭江令以兵來會順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轓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彦遣轓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俊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

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逆世忠而撫慰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逆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

二兒眞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𨍭往杭因報書於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順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順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之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

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頥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瑴並同簽書院事浚頥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帥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趣傅正彥纖𢾭傅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呂頥浩

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擅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便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郤、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非關傳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

修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絶一日啜羮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手握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韓世忠言賊擁精兵距臨平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蒲城之漁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反

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劉執之獻於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千人

是作事人[illegible]

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逃李貴郎前

執之、亦中曦頰、曦反撲貴於地、好義急呼王煥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詔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

不次推賞、書旨未達而誅曦露布以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父挺官爵、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討賊

官募之被

無事亦不可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盜弭

順帝時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象林蠻區憐等不克爲所攻圍帝召公卿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

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
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
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
交阯故幷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
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
哀帝卽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
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
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
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
是嶺外復平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淸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淸平吏不敢飯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

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横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從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

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儔木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

等淸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未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獯暴自息矣魏主不聽

隋煬帝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豫淸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閒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歲賊戰望風沮敗惟齊郡丞張須陁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須陁

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陁督衆擊之賊敗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陁謂官屬曰賊恃其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折一人首擲空中以矟承之揭以略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陁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陁嘆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先登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惟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

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筭

群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

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爲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

材畧不及建德遠

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皆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楊義臣破降河

國事如此
猛將如雲
何寢之有

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頻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

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高宗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天后時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

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
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
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
欵附嶺外悉定
穆宗時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栅三十六時
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
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
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
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
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

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

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穆宗不能用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蕞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虫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蹴踖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府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閤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府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傒其至幸甚夫遠徼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

此君毅非材世召募也

有怨讟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

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贄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巳至山下竟擊滅之

王仙芝攻蘄州王鐐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刺史裴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渥乃開城延

君有其說

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元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赦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遲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鐐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

入從巢各分道而去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捜捕則徒爲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咼盜於市并滅其家於

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無一人之盜

竇儀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太宗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

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
張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
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
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冦掠之際民
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
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諜訴者詠灼
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
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
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
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

御批 前此一段

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岳飛奉命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

制任士安不受王燮命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大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

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爲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詣降衆凡二十餘萬飛

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凡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元成宗時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

如軍旅不息工役洊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有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定亂

人代宗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

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僕固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栢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

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德宗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

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埶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令當

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
馬燧疾驅而前將伍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
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
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
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矣由是反仄
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詰之曰
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
帥皆不能入故留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祭前使慎
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辟行也
上籍陝將預于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

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狗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

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

欲遣兵防援又不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誠待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别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使秀實嚴兵

以備非常撫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内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泣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劉郭既敗河南大恐郭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擾心均王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其

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均王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爲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軍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宋仁宗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

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寵
者以乳嫗歐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
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
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出
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事連
閣變不覺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
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
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
降官領內職如故
理宗時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

所至刼掠蜀人苦之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棹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夔班賞夔退謂之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

元世祖時西北諸王叛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輩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

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反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坐鐵哥進酒塔不反不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

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王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顛敗走追執之

折奸

晉明帝時郄鑒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彦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彦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

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敢素懷無君之心鬧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郄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

唐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

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兵不少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宋張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九成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

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高宗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燕王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怨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大中大夫公戶滿

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
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
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
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
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
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
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
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
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
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

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所敢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